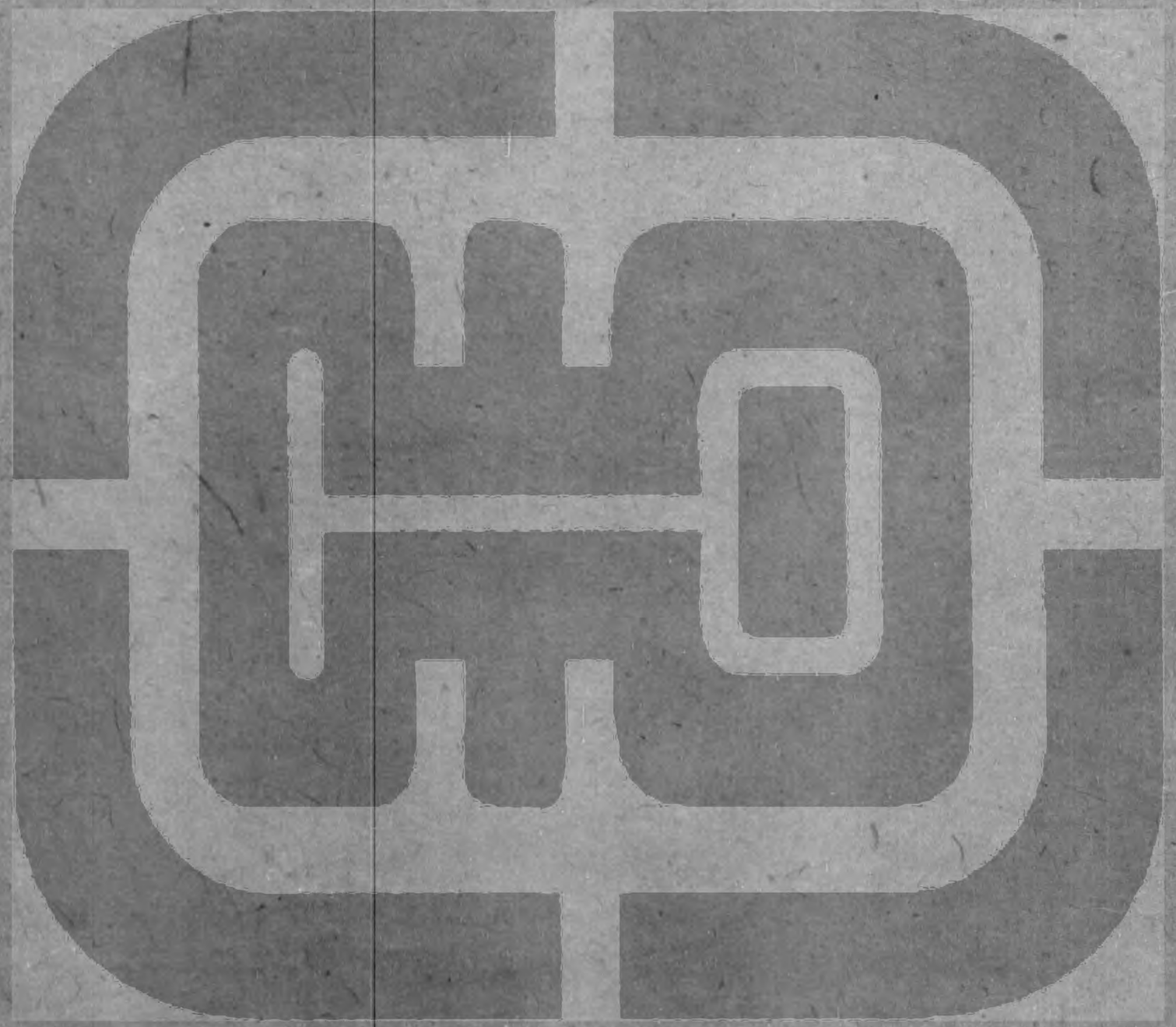

宗室傳第三

晉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第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第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第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子元王植 植子康王釋
釋子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騰子莊王確 略第南陽王模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高陽王睦

宣五王

平原王幹

琅邪武王伷 伷子武陵莆王澹 澹弟東安王
縣 縣弟淮陵王潍

清惠亭侯京

扶風武王駿 駿子暢 暢弟新野
莊王畿

梁孝王彤

文六王

齊獻王攸 子冏 冏子贊 贊
寔

城陽哀王兆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遼東悼惠王定國

樂安平王鑒

八王

汝南文成王亮 子粹 粹子矩 矩兼
宗 慶

楚隱王瑋

廣漢殤王廣德

樂平王延祚

惠帝愍懷太子遹 子豫
尚

趙王倫

長沙厲王乂

河間王顒

齊王冏

成都王穎

東海孝獻王越

武十三王

毗陵悼王軌　秦獻王柬
城陽懷王景　東海沖王祗
始平哀王裕　淮南忠壯王允
代哀王演　新都王該
清河康王遐　汝陰哀王謨
吳敬王晏　渤海殤王恢

元四王

琅邪孝王哀　東海哀王沖
武陵威王睎子隆尊　琅邪悼王煥

簡文三王

會稽思世子道生　臨川獻王郁
會稽文孝王道子子元顯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受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勤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殽武有名於海內嘗犯罪譴孚往省之送與同處分食談

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天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龐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奏太子以即位焉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

調餘人孚曰雖有元舜必有稷契今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與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又而不至二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爲養士焉以觀其變今不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弈世相繼惟疆興弱不在一禁禁

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蔡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二十六軍臨江責其違言呉遂絶不賨後出爲河内典農賜爵關内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屬文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諮即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呂凡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屬文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豫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皆不足遣輩卅餘丁五千竜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資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呉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進討諸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猶留月餘乃進軍呉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台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去姓而書孚以爲

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乎議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遇

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殷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
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
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
立之際未嘗豫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後進
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
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内
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户進拜太宰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
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群后作
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内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
費而經用不豐奉綿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
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
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車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
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溫縣司馬
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
以素棺單楨斂以時服棄於
太極東堂舉哀三日下詔傷悼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絲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遭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給鸞輅輕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享太廟子九人邕望輔冀晃瓌珪衡景邕字子雅初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簡邕子崇為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為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邕弟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有急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為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為寇

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綜兵
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為司徒武帝受禪封
義陽王邑萬户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進位大尉中
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
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人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績寇江
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歩騎二萬出屯龍陂為二方
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荆州刺史胡烈距績破
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
之未至而奉已退望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
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浪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
六十七贈賻有加望性儉交而好聚歛身亡之後金帛
盈溢以此獲譏四子亦洪整裒亦至黄門郎先望卒整
亦早亡以弈子奇襲爵奇亦好蓄聚不知紀極遣三部
使到交廣商賈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為三縣亭
侯更以章武王威為望嗣後威誅復立奇為棘陽王以
嗣望望子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
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
封河間王立十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

章武其後威繼義陽王望東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
常侍薨及洛陽陷混皆沒於胡而小子淵初嗣新
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
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乞還所生
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
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接淵既已
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
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慕
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
還繼嗣本封謂淵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淵
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淵執意如此
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使順其所執還襲章
武淵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
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時年八歲以小弟坐咸和六年
襲爵位至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
游擊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
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威字景曜初嗣
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

無操行謚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
與黃門郎駱休通帝奪黃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
帝反正曰阿皮挾吾指奪吾璽綬倫不可不殺阿皮威小
字也於是誅威洪弟隨穆王整兄齊萇以整爲世子歷
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
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適嗣太康九年以義陽
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整弟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
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棗平王邑三千
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楙善謅諛曲事楊駿及駿
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獲不坐尋遷大鴻臚
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
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貨財奢僭踰制趙王
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爲前將軍都督諸軍事
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侍中繇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
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
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懼閒長史王脩計舉

徐州以讓越乃自領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
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虞即位拜馬騶虞兗州刺史
荀睎不避已乃給虞兵使稱詔誅睎睎時已避位騶在
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睎還兗州徙騶
都督青州諸軍事騶不受命據青山東諸侯留兗豫州刺史
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騶破之騶走還國帝還洛陽
騶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
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宮省騶白帝討越
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騶騶與毗奔嵩嵐獲免越薨乃出

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毗弟大原成王輔魏末爲明
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二千三百七十九戶泰
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鎮南中郎將咸
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
年薨追贈鎮北將軍後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
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
立輔弟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光祿大夫薨子祐
受禪而卒以兄邕之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
嗣立承遂無後翼弟下邳獻王晏子明魏武封始亭

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
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
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
將九年詔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一州諸軍事安西將
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征西大將
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爲侍中尚書遷右僕射父之
喪領護軍屯東掖門尋拜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故咸寧六年薨追贈
太傅二子哀綽哀早卒綽有義
封良成縣王以太原

王輔第三子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嗣晃弟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
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
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
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書追悼贈前將軍子顯立徙封河
間王別有傳瓌弟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
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
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
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

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顯子訟爲緝後封眞定縣侯珪弟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弟四子敦爲嗣衡弟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

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尟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衣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繹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

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户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
釋子紘嗣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
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
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
侍尋遷大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
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謝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
志由是更拜光禄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
驒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
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爲御史中丞車灌奏劾

成帝詔解紘常侍光禄宗師先所給車牛皆録取賜米
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
夫二子玄俊玄嗣立坐匿戶爲桓溫所表收付廷尉既
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
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恭王
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子敬王純之
立歷臨川内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

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
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知鷹揚將軍遷使持節
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
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都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
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
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
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
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
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
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
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
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
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敝膳
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無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
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
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
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悌弟

孝王略立略字元簡善撫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
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六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賓
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祕書監出為安南將軍持節鎮督湘南諸軍事遷安北
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
自領州永興初惔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
數攻略於臨菑略不能距走保耿城懷帝即位遷使持
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
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
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為逌所誘戰敗略更遣
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
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秋又督
曠攻逌逌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
侍中太尉子椽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為嗣其後
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略兄新蔡武哀王騰字
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贏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
稱職徵為宗正遷太常轉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并州諸
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

將軍王浚共殺潁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潁潁遣
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
之潁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
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
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眞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
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
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群盜起於清河鄃縣
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潁爲辭載潁主而行與
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闐城
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
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猛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
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又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
車騎長史牟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
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
騰資用甚饒恣儉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
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
還平陽干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
獲庶子莊王確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彌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桓玄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略第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兄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負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敗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

椎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劭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敗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加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劭之德勑國人爲劭立生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金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遠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

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莒自疆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
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
西中郎將東莞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
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
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
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成蒲坂染求爲驃騎大
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
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辛
補曰事急矣早降可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質鞏皇后

祉數模之罪送詣平陽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重婚
子保立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
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
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
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
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
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
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
伏劍客以劍安安被創恥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

帝蒙塵保自稱晉王時王邽大飢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棄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保實鄙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司馬贍奉保後嗣安圍兵攻春春走贍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子禮葬之於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虓字

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辨有口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旋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薄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

下謬於陰授雖黎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
武立曠制度荒破釋有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
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
恒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
方受其拍敦為國效勤普天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
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寧前
志已致紛紜然退愚懽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難之後
為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宜開
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讓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
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
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
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
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且關右任
重臣愚以為宜委太宰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
成若朝之大事盛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
召分陝之義復行於今宜遂遣還郡令群后申志時
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比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
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　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

主小心翼翼官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亂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今日之舉實有大勳此臣等所以歎息歸高地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為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祖之業自隆日月之暉復曜矣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海內囚今廢成都宜更封一邑許其自新若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尤虩先率衆自許屯于滎陽會惠帝西遷虩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哺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虩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鎮豫州劉喬不受越等節度兼虛破許虩自拔渡河王浚表虩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虩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虩西迎帝而顒出奔於弘奉天子還都拜虩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

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
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
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
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
聰緝聰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
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鑒等率衆距王浚沒
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陷
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
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稱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
冠軍將軍濟南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
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授桓宣卒
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虎初死中國亂雍
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
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石
虎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
中張瑤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
以豪族陵瑤瑤以勇俠侮洪洪知勳憚瑤兵彊因說勳

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之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温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爲苻雄所敗退屯女蝸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亭侯勳爲政酷暴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之意桓温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勳遂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劒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

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安梁懼司馬金壹等送于温温并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第魏中郎將進之子也仕魏關内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隨立薨謚定王子遂嗣没於石勒元帝以閔王承嗣遜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

惠帝還洛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辛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寻加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荊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赦父君之何如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下詔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方岳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

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相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敢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敢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斃承躬自儉約乘輦莢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敢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內船乘承知其奸分半與之敢尋構難遣參軍桓龍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唯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治嚴裝

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愽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因桓龍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妹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桓田高等甲卒二萬以攻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

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
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
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
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
州自解及卓軍次腊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
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
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翬臨陣戰死相持百餘日城
遂沒又檻車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
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烈王無忌心立無忌

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
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
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楊丞羲之在
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
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
原情詔聽贖罪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
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將軍如故隨桓溫入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
號前將軍薨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愔愔愔恬嗣立是

爲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
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
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
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
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郎領
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
有才用孝武帝時深杖之以爲都督兗青幽并揚州之
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
之休之尚之嗣立最爲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
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
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
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湛子徐州別駕
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
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
職每事杖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
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遷荆州刺史殷仲
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

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尚之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為宣城內史恢之驃騎司馬并楊丑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為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任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營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將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蒸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

宜絕祀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不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群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隨休之奔於姚興國除裕滅姚泓文思入魏時宗室司馬道賜國瑞等與文思同在魏魏賜國瑞爵淮南公道賜沘陽子文思與道賜國瑞不平而僞親之國瑞後欲外叛文思告之二人皆坐誅魏以文思爲廷尉卿

爵鸞林公後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卒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將軍冊楊丑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譙軍將軍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攜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複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值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襄陽太守朔將軍張暢之高平

相劉懷肅自泻改振走之休之遠鎮御史中丞王禎之
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
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畬之奏休
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醉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
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
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
軍荆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副上疏請解所任歸罪關
旋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謀
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明
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
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
極也而了無媿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
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
年鄰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
以至此今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
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
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自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
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戚鬪境士燕莫不悟駭

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屢來疏始委以讌王前事良
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臣復之
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讌王往以微事見劾
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
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及已表奏廢之所不
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干戈自
義旗以來方伯諧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
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
懷期物自有由來今我人之心若明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
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高闕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
手甘言詭語方伯讎之以輕士
閭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等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
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
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藏洪游於地下耳裕視書嘆
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
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
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及文思奔于長安及裕平關中休

之與文思詣魏將長孫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中
魏贈休之征南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兄
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
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廣州刺史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
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
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
襲爵宋受禪國除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祖矩司徒
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為建威將軍荊州治中
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
顯宗名兒為翹以示羣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
入關復同奔魏魏明元以延之為虎牢鎮將賜爵魯陽
侯初延之嘗來往柏谷塢省曾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
謂其子曰河洛三代所都朝廷必當居此我死不勞向
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從其言遂葬宗之墓次延之死後
三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即居於祖墓之北柏
谷塢焉愔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
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

蓼祀皐陶鄀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
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
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
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
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
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
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
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詔貶睦爲丹
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以高陽郡封之爲高陽
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綏登立拜散
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謚故王恬次
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
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
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
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
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

勒所害二子俱歿有二弟順斌字子恩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垂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異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謚曰繆子隱立薨子碧立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東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楚王瑋王倫汝南王亮亮薨子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襲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作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户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禄若不在已秩奉布

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訓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漘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又跪其牀不命冏坐謂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佃表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佃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無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牋送璽綬詣佃請降詔褒其功封其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户

綃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佃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亢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嗣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縣爲東安王澹爲淮陵王覲字思祖拜穴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帝以皇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之初既徙封

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武陵莊王濬字恩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户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濬惡之如讎濬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濬爲領軍將軍濬素與河内郭俶俶弟侃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寃濬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濬妻郭氏賈后内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濬母齊王冏輔政濬母諸葛太后表濬不孝乞還繇由是濬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禄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殺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睎爲武陵王以奉濬祀東安王繇字恩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黄

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縣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縣出東奔校尉文俶父欽爲縣外祖諸葛誕所殺縣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縣兄濬屢構縣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縣專行誅賞濬因隙譖之亮感其說遂免縣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縣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潁時縣遭母喪在鄴勸潁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潁怨縣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縣祀尋薨國除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簒也三王起義漼與左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

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五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濫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國爲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即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衮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

已及寨佐并將帥兵士等各賜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
晉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三年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
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十人代涼州守兵樹機
能侯彈勃等欲先刼佃兵駿命半虜護軍文俶督涼秦
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
等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
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
封扶風王以兵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祿鼓吹太康初

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毋伏太
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喪疾輒憂懼不食
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二孝先後文
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疾
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
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莫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
子十人暢歆最知名暢字玄舒歆字叔封順陽王拜給事中
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歆字
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

野縣公邑千八百户儀比縣王散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立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散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散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散躬貫甲胄率所領導冏以動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户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辭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散自結於成都王穎散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散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散與穎連謀不聽散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散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君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雍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散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遠命親矢石也乃止昌

至樊城敢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
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脩恭儉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
亭侯五等建封開平子武帝受禪封梁王及之國遷北
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坐用妓妾沒
陰上計吏張華荅爲中大夫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沒
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大康中代王洵監豫州軍事加平
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
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鎮

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涼州尋徵爲
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父之復爲
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
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也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
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
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允之
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
諸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
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

藩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三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幰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幰以此爲清無足搏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封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當之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簒位以彤爲阿衡給虎賁百人七年遜之樂十人倫誅詔彤以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爲宰相貴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正取義啓懷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簒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義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亞彤見義不爲不可

謂勤宜諡曰靈梁冀常侍孫霖又彤親黨稱杜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九伐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羣異姓之人加不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孰倫之兄而獨不得去乎趙肅入諫不從出亡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

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陸公主濬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濬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兼子悝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

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德王夷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紘祚不知母氏薨王薨王薨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聰疑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楷則才越武帝之弟寵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爲嗣從征王淩封長樂鄉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營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焉稔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

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乃躬自進食彼不得已爲之彊飯喜退彼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志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禆補廣運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史

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關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立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半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時舅虛已待物以信當

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實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義著於教以正遒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復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識之今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關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人共治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百穀自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使憂公饑餘當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

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
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敝加漆化日淺廢財害穀動復萬
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
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
爲盛轉鎮東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
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頗寓規戒世以爲工咸寧
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
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
子者數矣及帝寢病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
陳思王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
既瘳帝與攸舉觴上壽因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
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慼之容時人以此稱
歎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
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
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
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
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
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卷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

皆歸心齊王太子恵得立乎陛下試召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
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如齊王帝既信勗
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下詔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
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兵之藩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
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
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明年策命攸之國又詔
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
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為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
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荀勗馮紞構己憤怨發病乞守
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
篤猶催上道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
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嘔血而薨時年三十
六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
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
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冏
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刋其
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

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
寔蕤字景田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
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彊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
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北海王寔繫廷尉
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言蕤寔獻王之子明德
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
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
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蕤爲散
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蕤又從冏求開府冏不
許蕤以是益恚密表冏專擅與左將軍王輿謀共廢冏
事覺免爲庶人尋詔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
庸內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以
王禮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
薨謚沖王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
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
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
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
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以皇子景
度爲兆後於是追加兆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
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祇爲東海王繼哀
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
以長子薤爲嗣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
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漢後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
王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之末以齊之梁鄒益封固之
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
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
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蕩王籍立薨無子
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
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封
爲樂平王尋薨無子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

武帝愛之常在左右嘗與諸皇子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率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莫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來牢言於帝曰汲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祗曰此兒當關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萬户以劉寔為師孟玕為友楊準馮

豫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和嶠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張華為少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通尚幼蒙令出東宮惟嘗讀師傅群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之息庭司空裴秀之息綽太子太傅楊濟之息珧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徽高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勑黃門閹宦媚

諫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展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直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忤犯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牆正足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藍子雞麵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一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脩德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特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謐輒譖毀太子於賈后后由是疏太子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意外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

固而壽妻賈午家
風太子聞衍長女
為言謐嘗與太子圍
不平因此譖太子於
結小人者為賈氏故
魚肉之非但如是也
事誅臣等而廢后於
金墉如反掌耳不如早為之所更
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楊太子之短而諸
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
太子入朝既至后不
逼飲醉之使黃門侍
太子素意因醉而書
太子書之文曰陛下
又宜速自了不自了
兩發勿疑猶豫致後
當埽除憲書立道文

太子廢后太子弗聽
尺餘數日而枯十二
太子入朝既至后不
逼飲醉之使黃門侍
太子素意因醉而書
太子書之文曰陛下
又宜速自了不自了
兩發勿疑猶豫致後
當埽除憲書立道文

元年六月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
丸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
部滿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
命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
五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
言當由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尅期而
慙恚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
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

君大赦天下要譽如其宇宰不成既而補卿入使黃門令書孟
今賜死徧示諸公王
賈后使董猛矯以長
臣各有不同若有不
決后懼事變乃表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
和郁持節解結為副
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淪趙王倫太保何劭等詣東宮廢
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
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幰犢車澹以兵仗送太
子妃王氏二皇孫于金墉城名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
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
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
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侍
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聲流
風起亏吹白沙遥望鳥國鬱
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
大三百十八

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苑書曰鄙鉗頑愚心念為善欲
盡忠孝之節無有惡迹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勑見慈恪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
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十云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
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
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
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命來題言東宮
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往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
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遣陳舞見語闘汝昨表
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太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
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
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闘汝昨表
啾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
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
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
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恩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
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後傳語云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
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一升餘有一升來持還東宮

飲盡遍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子認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如此實爲冤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一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爲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還以爲功乃可得志倫然之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

孫慮齎至許昌以告太子初太子恐見鴆恒自煮食於
前慮以告劉振振乃饗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
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遍太子以藥太子不肯
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
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
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
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
恨過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
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

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并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
孫慮程據等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復皇太子位
號帝爲太子追服長子斬衰辟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
東宮官屬具告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
風雷電幃蓋分裂帝又爲哀策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
太子之殯辭旨哀音謚太子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
平陵帝感悶繼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
頌焉太子三子虨藏尚並與父同幽金墉城（虨字道文永
康元年正月薨元四年追封南陽王藏字敬文永康元年

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語文
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文慕官屬趙王倫行太孫
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
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駞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嗌咽路
人莫不爲之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乃祐永寧元年正月
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
妃初追謚曰哀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
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薨謚曰冲
太孫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
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
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
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
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户置騎司馬增參
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
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討敬琰赴救不進坐
是眾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奏罷官司曹四上言節度之

咎由亮而出乞丐於死詔曰高平國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救就不能徑至當深進令奔突有投而坐視喪敗故加旂大戮今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恕免官爵之拜撫軍將軍是歲亮將步騎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湯沐邑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為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所統乃以亮為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冠軍事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少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公未發帝大漸詔以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盜

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
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
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旅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歸
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
趨劒履上殿增邑萬户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
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
失望楚王瑋有勇而好立威亮懼之欲奪其兵權瑋甚
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異收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

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向
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
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
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
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斃乃歎曰我之忠心
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辜枉殺不喜是時大熱兵人坐
亮牀下汗流沾足亮之交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
之壁鬚髮皆豎耳鼻悉墮亮及瑋誅追復爵位給東園温

明祕器朝服一襲衣錢三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
安平獻王孚故事韶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
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
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
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
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
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
鼓吹麾旗還祐歸國
永嘉末以疑賊亮斤遂南渡江
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
武初爲鎮軍將軍大興末領左
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
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
一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
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
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
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
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
遵之爲主事世伏誅弟楷之子
蓮扶立宋受禪國除矩
弟羨字延平太康末封西陽縣
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
害也羨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襲
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
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

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
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
中拜侍中以長沙王又
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
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
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
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
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
侍中太保以業屬尊元
尋領大宗師加羽葆鼓
會稽爲設軒太興初錄尚書事
吹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

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兼宗室元老特爲之拜兼故
縱兵士劫鈔有司奏免官詔不問及帝寢疾兼與王
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兼設牀帳於殿上帝
親迎拜咸和初兼坐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王及蘇
峻作亂兼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授兼爵位峻平
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抜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
屬籍以兼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兼弟宗字延祚元
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
邑五千并前萬户爲征虜將軍與兄兼俱過江元帝承

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
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
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
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
宗戚屬無容之及帝疾篤為宗猶密謀為亂亮排閤入升
御牀流涕為言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猶參大宗正宗
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及庾
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戮其
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安候官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
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宗弟熙
初封汝陽公訢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
校尉太康末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
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
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名
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
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
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

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宏因積努將軍李肇矯稱韋命
誣亮瓘於賈后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巳太宰太保欲
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
發二公夜使黃門齎勅以授韋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
漏泄非密詔本意也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
軍手令告諸軍以奉詔誅二公公之意又矯詔使亮瓘上太
宰太保印綬侍中貂嬋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
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不軌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
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以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
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不見亮瓘殺之岐盛說韋可
因兵勢誅賈謐郭彰以匡王室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
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孟觀驍騎虞悝率衆同楚王矯
詔衆皆釋仗而走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惟一
奴幸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韋還營執
之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韋矯詔害二公父子又欲
誅滅朝臣圖謀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
磚礰韋臨刑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
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

幸見申列頌亦獻款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涕百姓爲之立
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
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
石勒所害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
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
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衣免
剔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帝以倫親故下詔赦
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
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
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少傅深交賈郭謟事中宮大
爲賈后所親信求録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
令華頠復不許愍懷之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
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傷太子無
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
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

嫉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當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太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安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

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
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二門四角華櫓斷宮東
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
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為丞相居司徒
府轉準逵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猾小才貪
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
略菱淺薄鄙陋殘虐闇狠彊戾詡愚囂輕訐而各乖異
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
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

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
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倫佐助
遂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邵
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
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
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蒲奮奉
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辭不受荀
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

訃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
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
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
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
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
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
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蒲奮崔隨
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
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之使

命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孝爲太子舍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二虞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鄉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庫府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

大廟還遇大風飄折壞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甚憚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章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有雜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户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瘡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

王顯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四弟等必有異
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
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
得開府潛與弟戎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劝巨皆小
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弟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
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誥宗室大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三王
與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
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等將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
軍七千自延壽討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

和等率九千人自堺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將軍
率八千人自成皐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
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廟祈請
言宣帝謝陛下其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
以招福祐秀家日爲設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
日又令近親自蒿山着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
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
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
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復合雅等

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穎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穎水夜臨穎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帝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擊之諸軍濟穎進攻冏營冏出兵鼓譟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猶伏流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入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

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王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

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秀威懼自宗禮闔走還下舍許超十荷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又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興旨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靳秀等以徇收孫旂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

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禾及坐輿使將十因之于散騎省以戰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前傳詔以騙虜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留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荃皆還汶陽宮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荃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虜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遣使者免虜官虜懼棄軍將

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
尚書表敞持節賜倫死欲以金屑菩酒倫憙以巾覆面曰
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縶廢置許廷尉獄若竟
護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皆斤免之
臺府省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千
萬人凡與倫謀爲逆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輔
謝恢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髦高越自陽
翟還伏誅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
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

伏法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
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大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
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
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
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
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
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

毅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
囧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虜毅送首
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
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
王移檄於天下征鎮州縣郡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
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囧囧屯軍陽
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堺坂與囧交戰囧軍失
利堅壁自守會成都軍破倫檄於黄橋囧乃出兵攻和
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囧誅討賊黨既畢率
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師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武輔魏故事囧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數百使大
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以通西閤後房施鐘懸前
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
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旗
爲牟平公路秀小黄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
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

經囚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陳囚五失囚含忍答之士簿士豹屢有箴規囚怒奏殺豹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囚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罕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顯壁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畧無

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四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唯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

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皆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迹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岳於群后退身大齊之區垂拱青徐之域金石不足以銘高入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美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何乃忘亢極之悔思窮高之凶棄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賴翟之慮也昔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囧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囧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囧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頴之力也而囧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

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
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伏嚴列不
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
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
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
免張偉惚惚擁停詔可葛旗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
貨賂公行群奸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
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藩衛方岳見囚所行實懷
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駟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

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
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責少謀恐不義服今輒勒
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
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囚還第宥不死罪命軍法從事成都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
輔代囚阿衡之任顯表既至囚大將軍
作逆纂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
難孤糾合大衆埽除
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
日聽信讒言造構大
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
我司空東海王越說

囧委權崇讓囧從事中郎葛旗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家犯矢石躬貫甲冑致圍陷陳得濟今日討功行封事訖放末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諺亡忌偪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罕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囧府囧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弘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囧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驅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囧敗乂禽囧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囧猶再顧遂斬於闔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囧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千金墉暴囧尸丁酉明亭三日莫敢收斂囧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囧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袍腹為齊持服俄而囧誅永興初詔以囧輕犯重刑前勳不宜墜沒乃赦

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囧嗣歷負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詔曰復囧本封命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囧功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囧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閔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討桓玄使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荊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擒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太康十年受封拜

負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矯詔以侯瑋之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至瑋矯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不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賤為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

開府後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冏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又弱冏彊冀又爲冏所禽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爲宰輔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翊河南尹李含中書令李矩等襲又又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前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侍王幷侍直見客色動遂盜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勸令還鎮以寧帝室穎復又書求斬羊玄之皇甫商等首當自歸鄴辭語皆不相能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敝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

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入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萬壑委
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
臣無正各慮思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
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
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
垂成而敗謀刃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
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
金墉收乂至營多而殺之又怨痛之聲達於遠近三軍
莫不爲之乂垂薨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
往故掾劉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
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
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薨如謠
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
聰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
萬户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
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
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

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
司及齊王冏起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
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平
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
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
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倚許超所敗死者
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
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
三萬人與倚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倚既戰
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倚等奔潰穎遂過
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
正及穎入京師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
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
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
司馬臣冏之勳臣無豫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
太廟出自東陽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
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
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

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
節加黃鉞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受徽號讓
還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
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
相持既久百姓癘疫饑餓死凍餒宜急拯救乞差發郡縣車
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盧忘言
於潁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
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况
此等致死於王事也潁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
爲衣服斂殺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
堂刊石立碑紀其赴我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仍
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一等又令河内溫縣埋藏趙王倫
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潁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
敦厚委事於志故得盡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
是衆望歸之詔追復潁官并使受九錫潁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潁發人孟玖
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
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竄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

事解散蠻欲遠請曰歸赴時務音以義來今以義去若
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囘敗
穎懸執朝政專無巨細罔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荊土
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特功驕奢自度驰廢甚於囘
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
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
顒將張方伐京師以虜軍假鄧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
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洛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
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
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東其三板諮在機傳於是進
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人被執其黨
斬輿降穎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
相河間王顒表穎宜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
第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
表罷宿衛兵屬相府又以王宮宿衛穎僭侈日甚有無
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公卿大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
毀中中郎逯苞成輔長沙故將士官已等奉大駕討

潁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
潁欲走其據步兵熊岩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潁會其衆
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入子親征宜罷甲編素出迎請衆
司馬王混參軍崔曠等勸潁距戰潁從之乃遣奮武將
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眙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
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
於輦中超遂奉帝幸鄴潁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
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

巖入公騰殺潁所置幽州刺史和演潁徵浚浚屯冀州不
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潁候騎至鄴潁遣幽州刺史王
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
奔走士卒分散潁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
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
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潁至洛方乃挾帝擁潁
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潁歸藩以豫
章王為皇太弟潁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
桑等起兵以迎潁衆情翕然顒復拜潁鎮東大將軍都

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潁至洛而東海王越率
衆迎大駕所在蜂起潁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
奔關中值大駕還洛潁自華陰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
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補潁潁於是棄母妻單
車與二子盧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
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潁及普廓送
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長史劉輿見潁
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
夜賜潁死潁謂守者田徽曰若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
夜賜潁死潁謂守者田徽曰若不知潁曰我死

御王幾徽曰五十潁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潁曰我死
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故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
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品汲潁勑人將去乃散
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潁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諮從不怠論者稱之其
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潁報讎遂出潁棺載之於軍
中無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於故井中潁故臣收
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潁死後數年開封閒
有傳潁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

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潁昌郡封華容縣王後沒于
賊國除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
初瓌父爵咸寧二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
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
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
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簒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
軍夏侯淳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平
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
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
倫倫徵兵於顒顒遣張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
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薆
等追方軍田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
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
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
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
冏因說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

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
沙王乂討囧及囧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
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
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証商爲名使張方爲都
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
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方初於馺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
軍食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
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

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
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
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
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
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
涼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
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
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
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
成都王及鄴人令留鎮關
中方北討懷陵如此天下可
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
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

潁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
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
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
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
天下怨憤倡義與山東諸
帝還都與潁分陝而居潁
捷成都等敗潁令方親信
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滻
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同馬劉琨以方首示

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刀默於入關潁懼又遣馬瞻郭
於灞水禦之瞻等戰敗散入潁軍馬逃于太白山東
年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
于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以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
梁邁合從迎潁於南山潁不
督宋永勸潁表稱柳病卒輒
國六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
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
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

嘉初詔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
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
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成康
王釋子欽爲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
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
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仲子縣俱侍講東宮拜散騎
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豫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户侯
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後
爲侍中加奉車都尉別封東海王永康初爲中書令徙
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
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
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
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爲
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
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
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
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爲左司

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倡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士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二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

錄尚書事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爲太子爲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同此表榮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公說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遷于許長史荀晞及襲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濵說之曰袞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

轉苟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餘人入衛京師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鄄也攜幷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祈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鄄遣就穀畜幷州虓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遂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濮陽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討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於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徙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

越以謗訕時政害之而不果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
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遭虜侵逼郊畿王室蠢
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
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矣已東
諸州貢職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
京輦以失機會則釁寇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
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并何倫等守衛
京師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
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而所徵者皆不
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
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
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
公私鑒之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
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
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
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
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衆數十萬勒
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

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城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滎陽倉又爲勤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皆没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揔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祕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祈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弈繼幸其第以第三子沖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弈繼之哀帝徙弈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彪璋爲東海王繼沖爲曾孫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厲才人生東海沖王祇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

秦獻王柬字弘慶沈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愛幸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户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户以柬與太子同産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録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

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嘆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年二十朝野痛惜之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祇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之志允陰知之稱疾不

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勃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音才劒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又增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集王輿司馬睦祕以身蔽允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樹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產慙懼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納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衛領騎四百從宮中出擊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衛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表理允冤以息超繼允後於是有詔改葬賜

以殊禮追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復以吳王晏子
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陽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嚴疾不之國演
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
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
三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
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
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元年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
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
舉兵也使遐收衛瓘瓘而瓘父子改更榮辱遂盡殺瓘子孫遐
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簡銓
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東宮曠然未有家嗣齊王冏表
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齊王冏遷大駕奉成帝王
顒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
佩金鈴燃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
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孫亂是其瑞也

毀而賣之象輩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中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廢支校尉陳顏等謀立亹為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簽初封新蔡王亹薨還封清河王銓初主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太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荊州睹於泰睹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沒

洛陽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無子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湛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群官並諫倫乃赦為員徒騎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為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尉大將軍晏為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聽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

傾覆曼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殷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曼同没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分鄴即殷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行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没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愚度太康五年薨元康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蕃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癡仔生東海哀王紳王子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明帝蕃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妙養之初繼叔父長樂亭侯薄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三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

琅邪悼王煥字道明成帝蕃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妙養之初繼叔父長樂亭侯薄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

薨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勤不知存亡乃以沖繼封邑萬户又改食下邳水校尉高選僚佐以沛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騎騎將軍儀同三司無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此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

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以爲海西公

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亦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乃

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彪

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

國除

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於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

武陵威王聃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後太興元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

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

領秘書監穆帝即位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
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讓晞無寧
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溫乃表免晞
官以王歸藩又免其兄子綏官解子逢散騎常侍逢以
梁王隨晞晞既見黜深懷不安八十五匹三百人被以歸溫
溫又遣新蔡王晃使白誣謗晞綏及著作郎殷涓太宰
長史庾籍掾曹秀等人劉惔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
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宗屬悉從之而族
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

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昭書追悼追封新寧郡
王邑千戶晞三子綜逢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逢散
騎侍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逢各復先官遵還繼
梁國逢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
廢薨子緜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簒立梁國
人孔樸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遷大將
軍武陵王令授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
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

將軍桓伊嘗詣導導曰明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踈宗相見無嫌導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及睎追封武陵以導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宰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簒敗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導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錄尚書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輿

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謚曰忠敬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切諫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

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

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琅邪國除

簡文七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叔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踈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乞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羲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

異之年十七而薨父之追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寶字弘文歷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正位司徒固讓不拜優詔不許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皆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倖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録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珣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刑政謬亂又崇信浮圖

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逢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寤容滿座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鑒道子頷曰儻寤儻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指陳其事奏疏不省中書郎范寧亦深陳得失帝皆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匆每優崇之國寶郎寧之甥以謟事道子寧奏請黜之國寶

復陳郡袁悅之因足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之心愛人趙牙出自優倡姿色妙出寧為隊章太守道子由是專寵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寧為隊章太守道子由是專寵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寧為隊章太守道子由是專寵於帝帝不獲已流涕

右侍豈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
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
賣宮販爵聚資貨累億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
家人之禮遂恃寵棄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
妃之故加崇禮秩傳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切諫言道
子信用群小權寵太盛帝不平滋甚然遍於太妃亦無
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荆州王恂爲僕射
王雅爲太子太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
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交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帝

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
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
達負媿齊王兄弟之際實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
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
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驍競荆州大
度敬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特肩言詠
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臣荆州謂王恂
也法護即王珣寧即王恭仙民徐邈字安道戴達字曼
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

千户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宣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乃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將軍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蕭帝詔嬪妃畢葬然後居職于時王恭威振中外道子甚懼復謀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曰善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志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

報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

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
俟命而舊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
自爾以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
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
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
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
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
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
及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之有
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
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材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
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
京師遣丹楊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
領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
攻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
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
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
顯甲仗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領軍持

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
謀奪其權諷帝解道子揚州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
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
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
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
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游皆歛衽
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
郡兗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騷
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
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
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
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
無良師友一言弗聞諺譬曰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
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於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
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
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
請歸藩不許及大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
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寮皆應

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録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唯日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戰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音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悔於明公也而謂之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曁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

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奴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
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
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
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
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
言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
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
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
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黄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
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
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
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襲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
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迫爲其所元
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旦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
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虚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
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糈糗大軍將發玄從兄驃
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

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
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
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驚劉牢之遂降于
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
顯奔入相府嗟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
遣太傳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
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今是送付廷尉并
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二十
其六子皆害之玄又表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
九帝三旦哭於西堂又哭於殿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下令
傷悼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
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下太史擇吉宅兆遣通
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
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
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罷
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
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察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
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薨

諡悼王叔子國除

宗室傳第二十